

# 《但以理書》——第一百六十五篇

揭開預言个錦織：從亞歷山大大帝到現代羅馬

Jeff Pippenger

2024-03-29

阿勒山大大帝猝然身故之后所发生个历史,我侬今朝要来考察;伊象征公元538年,一直到1798年末时辰.

佢一兴起,佢个国就要崩裂,分向天个四风;勿归伊个后裔,也勿照伊所施行个权柄;因为伊个国要给拔起,归于别人,勿归此等人.南方个王必强盛;伊个诸侯中有一个,也要强过伊,并且执掌权柄;伊个权柄乃是大权柄.过了若干年,彼此要结盟;因为南方王个女儿要到北方王那里去,要立约;只是伊保勿住膀臂个力量,彼也立勿牢,伊个膀臂也一样;但伊要被交出去,连送伊来个人,生伊个人,并当时扶持伊个人,也都如此.然则从伊根上个一枝,必有一个兴起,接续伊个位分;伊要率领军兵来到,进入北方王个保障,对付彼等,并且得胜.伊也要将彼等个神明,连同铸像,以及金银个宝贵器皿,都掳到埃及去;伊比北方王还要存立多年.这样,南方王要进入北方王个国,随后转回本地. Daniel 11:4-9.

末後,亞歷山大大帝个國分裂了之後,為着爭奪原先國度个統治權个各方勢力,逐漸演變做兩個主要个國.其一掌管亞歷山大舊帝國南方,其二掌管北方.自此之後,那預言个敘述裡,伊拉單單被稱為南方个王搭北方个王.一旦爭奪世界霸權个鬥爭已經發展到只用北方个王搭南方个王來表現个地步,迭兩個國个象徵就貫穿全章,一直延續落去.

到第五节,南方个王得着建立,伊个势力强盛;不过北方个王也强盛,而且伊个国度更加广大.到第六节,南方个王向北方个国提议结盟.此项和约,系南方个王将自家个女儿给北方个王,以便北方个王娶伊为妻,并借着家族个联结正式确认彼此个盟约.北方个王应允了,就废弃自家原来个妻子,迎娶从南方来个公主,于是盟约便开始立定.

末后,南方个公主生了一个男孩子;不过到终究,北方个王对伊新妇生了厌倦,就把伊搁开,像伊先前待伊头一个妻子一样;随后又把头一个妻子接转来.只是原配一恢复原位,一得着机会,就杀了北方个王、伊南方个新妇、伊个孩子,并伊从埃及带来个全班随从.原配谋杀南方公主并伊个孩子个举动,激怒了南方公主个家族;伊个一个兄弟就兴起军队,攻击北方个国度.

南方个军队战胜了北方个王,而先前谋杀北方个王个第一任妻子,以及伊个南方新妇并个伊拉个孩儿,随后也被处决.原配妻子个儿子,伊父亲死辰光曾经被立作北方个执政之王,如今被南方个王擒获,押解回埃及;同时一并带回个,还有早先交战辰光北方国从南方国掠夺去个若干埃及器物并偶像.到了埃及以后,这位被俘个北方之王从马背上跌落而死.乌利亚·史密斯将这段历史认定如下.

「第6節：過了若干年,伊拉要結連做一淘;因為南方王个女兒要到北方王該搭去立約.只是伊弗能保全膀臂个權勢;彼王也立弗牢,伊个膀臂也一樣.伊要受交付;送伊來个、生成伊个,並當時扶持伊个,也都要一淘受交付.」

埃及王搭叙利亚王之间,时常有争战.特别是在埃及第二王托勒密·费拉德弗斯 (Ptolemy Philadelphus) 同叙利亚第三王安提阿古·提阿斯 (Antiochus Theos) 个辰光,更是如

此.后来伊拉终于议定讲和,条件是安提阿古·提阿斯应当休弃伊先头个妻子老底嘉 (Laodice) 并伊所生个两个儿子,而迎娶托勒密·费拉德斯个囡儿贝勒尼基 (Berenice) .因此,托勒密就将伊个囡儿送到安提阿古那里,并给伊陪送极其丰厚个妆奩.

「『不過伊弗會保牢膀臂个權勢;』也就係講,伊搭安條古斯之間个利害關係搭權勢.事體也正是恁般應驗;過無幾久,安條古斯一時情熱發作,又攢伊先頭个妻子老底嘉搭伊个囡兒請回朝廷.於是預言講:『伊〔安條古斯〕也站勿牢,伊个膀臂,』抑或講,伊个後裔,也站勿牢.老底嘉既然復得恩寵搭權勢,就驚安條古斯性情反覆,會再一擺凌辱伊,重新召回百尼基;伊就想,若勿是叫伊死,便無啥物法子能切實防止這樁變故.故此,過無幾久,伊就使人毒殺了安條古斯.伊搭百尼基所生个後裔,也無有接續伊掌國;因為老底嘉安排諸般事體,保定王位歸於伊个長子,西流古·加利尼古.」

「然则此等邪恶,决不得长久弗受惩治,正如预言进一步所预示者,亦如后来的历史所证实者.」

“ ‘第7节: 然则,从伊根脉所出个一枝条,必有人起来承受其位;伊必率兵前来,进入北方王个保障,对彼等施行攻击,并且得胜.第8节: 伊也要将彼等个神明,连同其首领,以及金银宝贵器皿,掳去带到埃及;伊所存留个年日,必比北方王更久.第9节: 于是南方王要进入伊个国,后来仍要回到自家之地.’ ”

“箇根同出個一枝,即係 Berenice 個阿兄,Ptolemy Euergetes.伊一承襲伊父 Ptolemy Philadelphus,登埃及國位,就滿心火熱,要為伊阿妹 Berenice 個死報仇;於是聚集大軍,進犯北方王個境土,就是同伊母 Laodice 一道統治 Syria 個 Seleucus Callinicus.伊且勝過伊拉,甚至征服了 Syria、Cilicia、Euphrates 以外個上方諸地,並且差勿多全個 Asia.只是後來聽見埃及起了叛亂,催促伊轉歸本國,伊就劫掠 Seleucus 個國,奪得銀子四萬他連得,並珍寶器皿,以及神像二千五百尊.其中還有從前 Cambyses 自埃及擄去、帶到 Persia 去個神像.埃及人一向全然陷於拜偶像,就拿 Euergetes,即『施恩者』、『惠民者』個稱號,加於 Ptolemy 身上,以表彰伊如此經過多年,終於把伊拉被擄個神明送還來.”

「此乃照牛頓主教所言,係耶柔米根據古代史家所載而作之敘述;然彼又言,今猶有存世作者,足以證實其中若干同樣之細節.阿庇安告訴我儕,老底嘉殺安條古之後,又殺伯利尼基並其子;腓拉鐸腓之子托勒密,為報此諸兇殺,遂侵入敘利亞,誅老底嘉,且進軍直到巴比倫.由波利比烏斯我儕得知,托勒密,號歐厄革忒斯者,因其姊妹伯利尼基所受殘酷待遇而大為震怒,率兵入敘利亞,攻取西流基城;其後若干年間,此城一直由埃及諸王之守軍駐守.如此,伊便進入北方王之保障.波利艾努斯斷言,托勒密自陶魯斯山起,直到印度,無須戰爭與交鋒,便使全地歸於己有;但彼誤將此事歸於其父,而非其子.查士丁主張,若非國內之亂召彼返埃及,伊本可據有西流古全國.如此,南方王便進入北方王之境內,隨後返歸本土,正如先知所預言者.且其存世之年數亦較北方王為多;蓋西流古·卡利尼庫斯於流亡中,因墮馬而死;而托勒密·歐厄革忒斯於其後尚存四五年.」烏利亞·史密斯,《但以理與啟示錄》,250-252.

羅馬個一項預言性特徵,因而北方王也有此特徵,便是: 若要得以建立於寶座之上,必須征服三個地理上個障礙.亞歷山大分裂之國瓦解之後,頭一個北方王,乃是西流古·尼加托所建立;伊曾在主前316年至312年間,暫時事奉於托勒密(南方王)手下,作為將軍.第五節正是論及此事,講:「南方个王必強盛,他个一個首領也必強盛,並且勢力過於他.」托勒密是南方王,伊有

一位將軍（就是「他个一個首領」），命定要比托勒密更強；而第五節末一句講：「並且執掌權柄；他所掌个權柄必成為大權柄。」托勒密个將軍西流古，將要成為頭一個北方王。然而，要使西流古成為北方王，伊就必須先與南方王分離，然後再征服三個地理區域。

西流古頭一块征服个地界，乃是东头，喺公元前301年。随后，伊喺公元前286年征服了西头（原先由加山德继承人占有）；再随后，喺公元前281年，伊击败了吕西马库斯，夺取了伊个第三块疆土，就是北头。北方王喺公元前281年正式立定于宝座之上。

後來同南方王所立个和約，係發生喺公元前252年。六年後，喺公元前246年，貝勒尼基（南方个公主）、伊个兒子，以及伊一切隨從，攞被處死。此後，南方王擒住了老底嘉个兒子塞琉古·卡利尼庫斯，並將伊帶回埃及；伊後來因墜馬而死。北方頭一位王个統治，自公元前281年直到公元前246年，共計三十五年。

第十一章里向北个头一个王，为着稳固坐上宝座，征服了三个地理上个障碍。异教罗马也为了稳固坐上宝座，征服了三个地理上个障碍〔见 Daniel 8:9〕；教皇罗马也为了稳固坐上宝座，征服了三个地理上个障碍〔见 Daniel 7:20〕。现代罗马也为了稳固坐上宝座，征服三个地理上个障碍〔见 Daniel 11:40-43〕。

一旦立定寶座之上，頭一個北方個王統治咗三十五年。一旦立定寶座之上，異教羅馬統治咗「一載」（三百六十年）。一旦立定寶座之上，教皇羅馬統治咗「一載、兩載並半載」（一千二百六十年）。一旦立定寶座之上，現代羅馬將要統治一個象徵个四十二個月（也記作「一時」）。

怀爱伦姊妹告诉佢：“《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记个历史，有许多是要重演个。”随后伊引述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并讲：“同这些话里所描述相类个场景，将要发生。”在这些经节里，教皇罗马（那使地荒凉个可憎之物）于五三八年“被立”上宝座，随后伊逼迫上帝个子民“许多日子”（一千二百六十年），直到一七九八年头一个“忿怒”成全为止。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个历史，在第十一章末了六节里重演；不过，这段历史也已经在第五节到第九节里得着完全个预表。

西流古於公元前281年被立為北方王，與538年相對應。兩者儕表明：北方王登寶位，係喺征服三個地理障礙告終之辰。教皇掌權个時期有幾種表達法：一千二百六十日、四十二個月、一載、二載、半載、一段時期，以及三年半。西流古个統治凡三十五年；而三十五个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奉獻，即係三年半。三十五年个十分之一，也可表達作「三點五」（3.5）年。「三年半」係教皇掌權時期个象徵。

教皇制勒个致命个伤痕，系 1798 年受着个；其辰“南方个王”拿破仑·波拿巴（意思是“幸运个儿子”）差派伊个将军去捉教皇做俘虏。到第二年 1799 年，教皇死勒流放之中；正像头一个“北方个王”一样，伊也曾被“南方个王”掳去做俘虏。塞琉古·卡利尼庫斯囚系埃及辰，因坠马而死。教皇就是骑勒兽身浪向个那一位。勒只兽表明教皇用来成就伊撒但工作个政治体制。勒只兽勒 1798 年受杀；而骑勒兽身浪、统治勒兽个教皇，到一年以后也死脱了。塞琉古·卡利尼庫斯因坠下马来而死（就是伊所骑个兽）。1798 年同 1799 年教皇制个被掳，完完全全预表勒头一个“北方个王”个被掳。

激起南方王向北方王發怒个，係一紙被毀壞个和平條約；此事由別烈尼切（南方个新婦）被廢棄、後來又死挪勞底西手裏來表明。拿破崙曾於一七九七年，俾革命法蘭西同教皇國之間締結

一項和平條約。該條約以義大利安科納个托倫蒂諾鎮命名,因為條約即係俚該處簽署个。及至一七九八年二月,法國擄去教皇,條約遂正式終止。該條約所以被廢除,乃因法國竭力傳播其革命。

拿破仑个杜福将军 (General Duphot) 1797年勒罗马,是法国督政府 (the Directory) 所派遣个法国远征军之一部分;督政府是当时法国个执政政府。法国远征意大利个目的是要扶持罗马共和国 (the Roman Republic) ;此乃一个短命个附庸政权,是法国革命军勒意大利半岛所建立个。杜福将军勒罗马个在场,也属于此一目的之内。勒该时期,法国人积极参与扶持革命运动,并将革命理想传播到全欧罗巴。勒意大利,伊拉企图推翻君主政体,并建立仿效法国共和国个共和国。

杜佛在罗马个出现搭伊个行动,激起了保守派别个反对,其中包括教皇国个支持者以及本地贵族。到一七九七年十二月,法兰西军队搭教皇国支持者发生冲突辰光,杜佛将军遭着暗杀;因此,拿破仑在来年差遣贝尔蒂埃将军去拘执教皇个借口,也就由此建立起来了。南方个王搭北方个王之间一项破裂个和约,在两段历史当中,都提供了同样个动因,致使北方个王被南方个王擄去。

第八節講:「也要將埃及人个神像,並伊个王子,以及金銀个寶器,擄到埃及去。」當托勒密照應此節个應驗回到埃及辰光,埃及人因伊將先前俾北方王掠去个偶像並器物歸還轉去,就奉伊「Euergetes」(施惠者)个尊號,以表稱許。到一七九八年,法國人劫掠羅馬个事體發生了。史家記載,單單一日之内,就看見五百輛馬車,在嚴密个軍隊護衛之下,離開該城。

游行队伍里向有交关古代雕塑搭文艺复兴辰光个绘画,法国照脱失效个«托伦蒂诺和约»拿伊歌作品归并到自家名下。此批艺术珍品包括拉奥孔群像、贝尔维第雷阿波罗、垂死个高卢人、「丘比特搭普绪刻」、拿索斯个阿里阿德涅、梅第奇维纳斯,以及台伯河搭尼罗河个巨像;拉斐尔个挂毯搭绘画,包括«圣容显现»、「福利尼奥圣母»、「椅中圣母»;提香个«神圣会话»;并还有许多别样作品。直到几年以后,迭些偷来个珍宝才摆设勒一八〇七年开放个卢浮宫“拿破仑博物馆”里向展出。正像托勒密为归还埃及人个珍宝而受称颂一样,从罗马运来个珍宝也安放勒博物馆里向以拿破仑命名个部分。

第五节到第九节,同开始于538年、结束于1798同1799年个历史,完全平行。伊拉同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六节相呼应;后者体现于本章末六节,描述现代罗马末后个得势,怎样征服三重阻碍,终究归于灭亡,无人帮助。随后,第十节就讲到1989年个历史。

但伊个众子要给激动起来,聚集许多强大个军兵;其中一个必定要来,泛滥而过,直冲过去;后来伊还要再来,再度奋起,直到伊个保障。Daniel 11:10.

第十節勒歷史應驗,預表一九八九年;其時,教皇權同羅納德·里根暗中結盟,「汜濫」並且「經過」蘇聯,留下伊拉唯一个保障(俄羅斯),因著改革(Perestroika)之後,蘇維埃聯盟(US SR)隨之解體。

到末時,南方个王要來衝擊伊;北方个王要率戰車、馬兵並許多船艦,像旋風一樣向伊猛攻;伊要進入列國,汜濫而過。Daniel 11:40.

第十节个历史,表明公元前246年南方王对于北方王之征服所引起个报复,并且预表1798年南方王对于北方王之征服所引起个报复。第四十节起首于1798年末时,彼时南方王(无神论个

法国) 向北方王 (教皇权势) 施行致命个创伤;而其应验,则在1989年末时苏联个崩溃之中完成.1798年个末时,在第四十节里向“南方王要冲击伊”此句来表明.“冒号”(:)把本节末后一段分开,也标明下一个“末时”,就是1989年.“北方王必如旋风来攻击伊,率领战车、马兵,并许多船舰;伊也必进入列国,势如泛滥,横扫而过.”

阿拉会勒下篇文章里向继续个项研究.

「凡登上行動舞臺个列國,攏蒙准許佔據佢勒地上个地位,為要顯明佢會弗會成全『守望者搭聖者』个旨意.預言已經描畫出世上諸大帝國个興起搭傾覆——巴比倫、瑪代 - 波斯、希臘、搭羅馬.對其中逐一國度,正如對勢力較小个列國一樣,歷史一再重演.逐一都有佢受試驗个時期;逐一都失敗了,佢个榮耀衰殘,佢个權勢離去,而佢个地位就畀別个所取代.....」

“渠拉应当从《圣经》页中所明明显出个列国兴衰里,学着晓得: 单单外面个、属世个荣耀,是何等无价值.巴比伦,连同伊一切个权势搭伊个华美——此等权势搭华美,自从其后到今朝,我拉个世界再也弗曾看见过;而在当时个人眼中,却显得介稳固、介长久——如今是何等彻底地消逝了! 伊像‘草上个花’一样,已经灭没.凡弗曾以 上帝为根基个,也都是介样灭没.惟有那与伊个旨意相系连、并表明伊个品格个,纔能长存.伊个原则,乃是我拉个世界所晓得个唯一坚定弗移之事.”《教育论》,177, 184.